

## 【发郊】我本有心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177048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177048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ABO</a> , <a href="#">Mpreg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2 of <a href="#">【发郊】故事集</a>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07 Words: 4,417 Chapters: 1/1

## 【发郊】我本有心

by [BiuBiuBiu\\_XD](#)

### Summary

《为我停》后续番外，蒙眼play (//▽//)

###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焦油烈火，怒雪饕风，城内，饥瘦的困兵仅活一口意气，城外，远征子弟化作白骨相望于野。冀州城破得惨烈，苏护一家亦被追至轩辕坟尽诛，雪崩过后，仅余一名叫苏妲己的女子作为罪俘被带回营地，预备斩首祭旗。

夜地篝火处，庆功畅饮时，借由苏全孝的死，崇应彪与姬发再度发生冲突，这一回，有过吃亏经验的崇应彪还学会先下手为强，用酒坛砸了姬发一个措手不及。殷郊坐不远处听二人争执，偶尔抬头看看，倒不担心真能出什么大事，反正每次姬发都能摆平。他给自己灌口酒，结果痛苦地皱起了脸——这滋味是越来越差了。以前军中的酒虽称不上好，但也算清冽甘甜，尚可入口，最近则愈发苦涩辣喉，他已许久未喝个痛快。他还拿此事问过姬发与后勤兵，得到的回答却都说军中酒水依旧，并未发生改变。

——真奇怪……但管它呢。

殷郊只当这酒不适合自己的，放下杯，不多做纠结。如此一来，少却酒精的催化，先前因交战而兴奋的身躯迅速冷了下来，被刻意遗忘的伤痛开始重新占据大脑。置身雪地，殷郊正觉寒气刺骨，体表却又覆着些深深浅浅的烫伤，这冰火煎熬的滋味并不好捱，再加上面前跳动的烟焰令他眼睛泛起酸痛，右脸的鞭伤更是将将止血，尚露着淋漓的血肉，早些时候被姬发抬起来端详好久……但是，这是父帅的惩罚。

“没关系。”当时他对自家乾元不在意地说。

乾元专注的眼神里看不出什么情绪，松开手上钳制，转头沉默地背过身去。他并不认为没

关系，只是尚无指摘的立场。

——但很快就不同了。

姬发注视着帐外风停雪晴、月出东山，不断劝抚着自己的耐心。此战回朝，应足以令他在王都立身。

殷郊知道自己受了伤，但也仅止于知道，并不打算找医官。那医官是母亲精心挑选后特地给他派来的，说起来算不用白不用，但他曾经有伤更重的时候都挺了过来，以前可以，如今也可以。何况父帅胸前伤口狰狞见骨，尚独自于帐中静养，没叫任何人帮忙，他为子为士，岂能煞有介事地去做那特殊？

殷郊一手撑着额头，以兄弟们的喧吵转移注意，强忍满身的不爽利，而忍着忍着，原本冰凉的身体竟重新热了起来……他以为这是状况好转的征兆，烦闷顿时轻了不少。面前的篝火仍在烧，火势却大不如前，光亮渐消，眼见将灭。殷郊心情不错地起身欲加火，却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劲——无关火焰，原来，是他自己的整个世界正迅速变暗。耳边嘈杂依旧，但声音越发渺远，令人听不真切，殷郊努力地眨眼，却无从阻止感知力的流逝，只平白加剧了眼中刺痛，恍惚间，他似乎有隔着人群，看到姬发被酒水淋湿的发后、那双惊愕的眼，他张张嘴，想对他说不要紧，却在得以付诸行动前被黑暗彻底席卷。

再度醒来，是因为颈间粗糙冰凉的触感。

有人在碰他。

殷郊心神一震，警惕起来，急欲察看来人身份，却发现眼睛竟被一块布料蒙起，其上还泛着草药的苦香。未做任何犹豫，他伸手去扯，结果不动还好，一动手上却似有千斤重，全无力气，抬不到一半便脱力落在了枕边，他克制地咬咬牙，手指不甘地在榻上摩挲。

“是谁？”声音低弱，但满含冰冷的愤怒。

来人不答，反而带着猛烈的酒气靠近了他，伏身在上方，灼热的呼吸喷吐在他脸上。

太僭越了。无论是对于他的出身，抑或他的坤泽之体。

殷郊忍无可忍地皱紧眉，提气使劲试图推开，但与先前结果一致，他绵软的反抗被轻易制住，甚至被攥住手腕，以一个非常玩味的速度缓缓按到两侧……骑在他身上的人许久未再动，似在欣赏他的挣扎。

殷郊这才意识到自己并未束发，里衣也穿得松散，如此一被拉开，大半胸膛都感受到了空气的凉意。

他终于明白己身处境之危，于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，轻问：“姬发？”

姬发此刻却不想回答。

殷郊晕倒时，他人快急疯了，明明离目标已如此之近，不想又遭上天作弄，于是再不顾及他人眼光，众目睽睽下把殷郊横抱回帐，召来了医官。

医官诊得极慢，中途还两度回头打量他，欲言又止、止又欲言，看得姬发一阵胆寒，怔立原地，不敢想象有多严重。结果医官不过摆摆衣袖，说少帅劳累过度，服些助眠的药物静养即可，随后给昏迷中的人喂了药，麻利地处置好外伤，匆匆离去。

得知殷郊无大碍，姬发心中轻松之余更有后怕，于是坐到榻上守着，抚摸着，想第一时间见他醒。

时至子夜，篝火燃尽，士兵们酣然入眠，热闹的营地恢复平静，唯有巡值举着手中火把，化为星点在营中梭巡，与天上闪烁的星象辉映。

昏迷中的殷郊突然轻哼一声，偏转头，像是要醒。姬发连忙凑近些。但不知是他药效未过知觉钝化，或是因为自己被崇应彪泼的一身酒掩了信香，已经落印的坤泽竟然没有认出自己的乾元，不悦地开始挣扎。

姬发觉得有趣，夹杂些许未被认出的怒意，便有心逗他，强行敞开身下人防备的肢体，于无声中细细观察，看他绷紧的下颌，起伏的胸膛，看他虚颤的愤怒，和掩饰不住的紧张……起初是玩笑，但看着看着竟沉浸于爱人此时特殊的风情，有些起心动念。

“你最好现在杀我，否则我必杀你。”得不到想要的回答，殷郊已然绝望，愤恨地做出最坏打算。

姬发闻言挑眉。

他偏想试一下。

于是迅速扯去自身衣物，把手伸进殷郊衣内抚摸，由腰窝向上，指茧在肌肤划下道道红痕，最后停聚于他饱满的胸前，暧昧地揉捏。

殷郊情感上有些崩溃。放出的狠话换来对方更进一步的侵犯，而他的身体早在与姬发频繁的欢好中被开发，仅靠揉胸便有了感觉，最脆弱的红果被纳入口中吸咬，很快就连组织那点挣扎的力气都失去，只能随对方赋予的快感，本能地战栗。他的上衣被解开，下着则被完全褪掉，殷郊知无法反抗，亦不再多言，咬紧了牙关不泄露声音，不想给对方增加任何所谓的征服感。

——就当被狗咬，以后天涯海角地屠狗便是。

殷郊这么告诫着自己，布巾下却红了眼眶。

姬发看得心疼，习惯性地要去吻他又不想暴露自己，于是俯身低头，埋在坤泽修长的双腿间，侍奉起他尚未勃起的性器。不给反应没关系，他会让他有反应。重重地舔过每一处沟壑，绕圈，碾磨，包括顶上鲜红的小孔，以舌尖拨开，挑弄，又在他最舒服的时候故作撤离，然后满意地看那处因欲求不满而颤抖，因渴望更多而蓬勃。

殷郊陷入慌乱，失去视觉令他身体变得敏感，根本抵御不了从下方传来的快乐，口中开始泄露粗重的喘息，偶尔还带出几声泣鸣。他本以为自己会遭到粗暴的对待，比如被蛮横地直接插进来，结果此人比他想象的更加恶劣，竟想逼出他情欲的模样，羞辱于他。他难耐地摇头，试图抑制射精的冲动，发丝在枕上蹭得凌乱，有几缕粘在汗湿的脸上，加上眼间缠着的白布，整个人如蛟龙失水，可怜，更香艳。

“可…恶……你，等着……”

姬发自是在等他，等他高潮。尽管坤泽的身体已先于意识认出了给自己落印的主人，穴口泛起晶莹的润泽，但毕竟是强制，他不愿冒险害他受伤，打算让承欢者先泄一回。结果他战场上英武的爱人于床上也倔强非常，忍得眼泪都流下，仍眉头深绞着不肯去。姬发见状无奈，再这样下去恐怕两人都要伤身，于是不再勉强他前面，抓住坤泽的脚踝，将他的腿大幅打开，然后不管他瞬间的错愕，两指长驱直入，直抵于他再熟悉不过的那处软肉，狠戾地抽送起来。

殷郊的敏感点距缘口很浅，姬发以手就能摸到，是以往日二人结合得深了，反倒不易极致，但他跟他的乾元都不是急色之人，有时偏爱紧拥着慢慢行事，让快感如细水长流，绵柔温暖。而当这般浅的敏感点被人用手操弄时，便是另一番滋味了。

弱处被如此精准而残暴地刺激着，快乐过载到近乎痛楚，殷郊的思考能力彻底宣告停摆，如搁浅的鱼张口喘息，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。而这似乎正是身上人所要的效果，见他失神，动作更不减弱，不过几十余下，便将方才尚能逞强不肯就范的坤泽，操得乖乖出了精，失控地痉挛。

姬发再不耐烦，捧起他的脸予他亲吻，他躲，他便掰回来继续，誓要纠缠个天荒地老，至死不休。殷郊自然不会与他配合，他迷迷糊糊中明白男人下一步要做什么，不知他现在演这深情给谁看。

巨大的压迫感终于从下方传来，性器碾过内壁的敏感点直达深处，没有任何停顿，将他牢牢楔在了榻上。还不等他喘匀气息，那物便顶动起来，力道不重，两下即停，似在向他炫耀他已被别人占了身子……滔天的怒火中，殷郊眉间皱得愈紧，嘴上也愈加不客气。

身下的坤泽明显还在发烧，甬道内又湿又热，又因不情愿而吸得异常紧致，令身处其中的乾元舒服得像快被化掉，姬发按捺多时的欲望终于得到疏解，心中畅快许多，情难自控之下，又俯身去吻他结合中的爱人，孰料殷郊依然不从，甚至还想咬他，凶狠地喊打喊杀……

姬发愣了一下，有些服气，原来都这样了还认不出他？结过契的坤泽若被其他乾元如此侵犯，只怕早已痛死过去。

坤泽未发现他的犹豫，只觉每一刻都在受刑。

“你不行？那还不快滚？”事已至此，他只求要杀要剐痛快些。

这话对姬发没有杀伤力，一来他很行，二来他好笑殷郊哪来的底气在这种时候还刺激他。不过爱人既未退烧，的确不宜折腾太久，于是他“贴心”地耸动起腰腹，娴熟地朝那能让彼此到达极乐的位置进发、挤压，水声淋漓，愈行愈急，毫无保留地施展自己的精力，想快点射给他。

两具无比契合的身体交合在一起，快感如潮水般涌来，直叫人透不过气，殷郊却恨不能把覆在他身上带来这一切的人千刀万剐，他的腰被抬成一个淫靡的角度，任人进出，每每瑟缩着想躲，却总被拉回去打得更开。而当体内尺寸骇人的硬物又猛地胀大，似有吐精之势时，坤泽终于开始害怕，眼泪大颗落下。他虽长于军中，但时刻不敢忘记母亲教诲，他的身体是自己的，又不完全是自己的，他可以容忍自己被玷污，被弄脏，但万万不敢犯下败坏殷商血脉的重罪。

“别、别在里面啊……不要里面……”

他记得母亲给他的书里有写，即使不进入内腔成结，他也是可能受孕的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

倘若被进过内腔呢？

一个可怕的猜测在他脑中浮现。

殷郊脸色苍白，不由得惊呼出声，旋即迅速咬紧了唇，不敢再泄露半点。他不再叫骂，不再求饶，不想激怒对方，甚至不再费劲挣扎，只是手无力地抵在那人健硕的小腹上，仿佛这样就能让他冲撞得轻一些，保护到自己想保护的。直至被顶到深处射满，也一声未吭。

姬发没注意到身下人的异常，他在殷郊身上时，是难得脑子最放松、也想最少的时候，所

以当他一股一股地慢慢射完，抹去额上的汗，才发现爱人已在沉默中咬伤了自己，艳红的血正顺着嘴角流。

心像被捅了一刀，姬发不敢再有任何轻慢的念头，忙取过衣衫给他擦拭，把人扶起来抱进怀中，“殷郊，殷郊？是我，没有别人，你受伤我怎么可能留你一个人。”

听到姬发的声音，殷郊心中稍安，但也仅仅是稍安，被陌生人侮辱已不是他目前最大的危机，倒是觉得姬发的解释有些讽刺，于是提气反问道：“对我最危险的难道不是你？”

望着眼前虚弱的坤泽，想起自己方才所做好事，姬发无言以对。

殷郊也没心思与他计较，他如今有太多疑问需要解答，摸了摸眼上布条，冷声问：“我瞎了吗？”

姬发连忙与他解释，“暂时而已，医官说是眼睛先被火燎到，后又在雪地里待太久所致。……身体也无大碍，静养便好。”

“静养……”殷郊喃喃重复。

尽管隔着布条，姬发还是觉得，自己被“瞪”了一眼。他现在着实感到紧张，一种把握不了情况的紧张。以往，殷郊的眼睛里总是十分纯粹地盛满各种感情，让他一看便知，如今被遮挡，只能盯着他刀刻般的完美轮廓，姬发竟生出种高贵得无法触及的距离感。

不理睬身旁的沉默，殷郊突然急切地反握住姬发的手，问：“他可有去父亲那边？”

姬发自是有问必答，回道：“主帅？应该没有，主帅今夜吩咐过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”

殷郊闻言一怔，继而暴怒，“打扰？打扰什么？他与那叛臣之女有什么怕打扰的！”说着竟试图从姬发怀里挣开，要去找殷寿为母亲出气。动作间，一股白浊自他股间流下，让姬发看直了眼。先不说此时殷郊的体力，也不论主帅禁令，就眼下自家坤泽的这副模样，他是绝不允许任何人看到的，于是姬发急忙加大力道把人捞回来，不让他乱来，嘴上不忘解释道：“主帅把她和苏护的头颅锁在一处，便于看管而已，明日就将她处死，你别多想。”

“多想……是我多想？”殷郊惨然一笑，抬头“看”向姬发的方向，“你今天不也是没听我的命令，没杀她？”

姬发没有回答，只陡然加重了呼吸，他当然可以解释，只是连解释都觉得伤情。

殷郊一听便知他这是在压抑怒火，甚至能想象那人正用怎样无辜又沉痛的目光盯自己。

罢了，冷静下来想想，现在父亲不来找他已是万幸，哪有他去质问父亲的份。

于是他泄了气，疲惫道：“把医官再召来吧。”

“身体仍然不舒服？还是我刚才……”

听到自家乾元紧张地问话，殷郊抿了抿唇，复又笑起。他决定过会儿先让医官仔细检查下自己的脑袋，估计病得不轻。否则明明是大难临头的事，他偏开心得快疯掉……

“我或许有孕了。”

他沉静地对姬发说。

而伴随着话音刚落，年少的武王霎时通红了脸。

END.

姬诵：终于发现我啦，知道这些天我怎么过的吗？【围笑】

## End Notes

逛了圈评论与超话，捡想写且能写的炒了一锅，给大家做夜宵~看到有姐妹说想吃强制爱，脑补了一下，最酸爽想写的是野战洗脑郊or武王曰神仙，但因为目前不晓得殷郊法相和人身如何切换，我写不出来.....如果有人写类似的话请务必rwkk，拜谢orz！我吃粮从来不管跟官设冲不冲突，但自己写就不行嘤！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